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五十九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五十九

內容分類

史-史鈔

索書號

史部-史鈔-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索書號: 史部-史鈔-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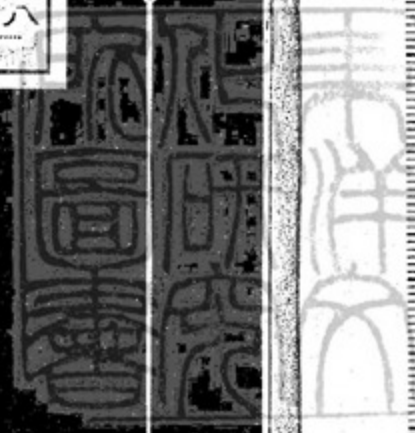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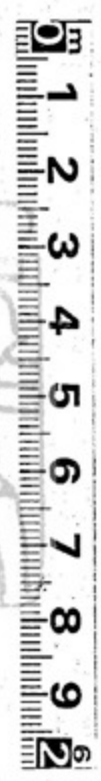
君

漢高祖

附田儻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九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五十九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查興王 革

武進左 丞校正

戚之一賢

漢竇長君

竇長君文帝竇后兄也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累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



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者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决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

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書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伏誅

漢馮野王

馮野王上黨人也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爲不可許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時野王兄奉世女爲元帝昭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

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
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
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
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
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加賜黃金
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
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愛王懷國之寶而不得
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
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
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瑯琊太守是時成帝



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八九年時數有災
異京兆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
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
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
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
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欽素
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今日
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爲予
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
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

史記卷之九十九
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行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來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於家子座嗣爵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

漢史丹

史丹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及宣帝卽位恭已死子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太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罷就第薨謚曰安侯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卽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駮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恭

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
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
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聲
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
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
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
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
笑 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
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者悲不能
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

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
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
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
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
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
見上疾稍寢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
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
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
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
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

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愛幸今考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卽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卽位擢丹爲長樂衛尉給事中後徙左

將軍鴻嘉元年封丹爲武陽侯爲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歸第數月薨謚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九人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乃絕

東漢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至儵有父風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瑯琊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

並從之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其
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
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第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
敢爾耶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
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
季友鵠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
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
息良久儵亦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
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
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主男可以尚王但以

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柰何棄
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助甚厚謚曰哀侯常遣
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
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
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飴每
輒擾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
歸且以聞帝覽之而悲歎敕二部並令從之長子汜
嗣以次子彬梵爲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
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爲郎二十
餘年三署殿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

官至大鴻臚初脩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
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
夏勤皆爲三公勤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
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東漢陰興

陰興字君凌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
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
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
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
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
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
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
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
關內侯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

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眈眈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

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顯宗卽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魯閔之行不幸

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鮑陽封興子慶爲鮑陽侯慶弟博爲潁強侯博弟員丹並爲郎

晉羊琇

羊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笑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晉庾亮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亮美姿容善談論性
 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
 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元帝為鎮東時
 聞其名辟西曹掾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為太子妃
 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
 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
 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
 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散騎常侍時
 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

而前退而歎曰度元規賢於裴顛遠矣因表爲中領
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陛下踐祚聖
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
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
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
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
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
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
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
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

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
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
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旣招殃國
爲之弊其故何耶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
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
閨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
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
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
膺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
也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旣有異志內深忌亮而

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
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轉護軍將軍是
時敦死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
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
兼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旣而正
色陳兼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
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
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中書令成帝卽位太
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
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

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
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
之會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主宗俱爲明帝
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度
亮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
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
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臣得進者亮疑宗胤有
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帝不豫引太宰西陽
王兼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壺將軍郗鑒陸曄丹陽尹
溫嶠及亮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爲中書令而崩

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西陽王羨爲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羨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瑯琊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闞亡奔峻於歷陽亮符峻送闞而峻保匿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旣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拖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携其二弟懌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旣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

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數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故可以種侃以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旣至石頭亮遣將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辛温嶠丹亮得進見稽顙鯁豐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座宣明日又泥首謝罪

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亮上疏請罪優詔不許亮欲遁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前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衡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遺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六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

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爾郟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亮成之果敗時王導輔政主幼時知務存大綱不拘細目

季 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郟鑿不從乃止王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諮鑿鑿又不許亮與鑿戕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

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帝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道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坐寄上九亢龍之交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百官百官莫之敢悖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悉孰不可悉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及動又冀其當諫往懲慎而脩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

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將精兵一萬戍邾城又以臨稱為南中郎將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陳豎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趙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為荊州刺史李闓巴郡太守黃植送於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城為諸軍聲援乃上疏

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強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北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耻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所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

自敗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五十二追贈太尉謚曰文康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晉褚裒

褚裒康帝褚后之父也康帝母為瑯琊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褚裒女為妃於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為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為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瑯琊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瑯琊內史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



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太后臨朝有司以哀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哀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畧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疑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

京口永和初復徵哀將以為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暹說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歡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哀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虎死哀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哀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願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糜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

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
諸軍事哀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
以千計哀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
獲僞相友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
家亦建議請援哀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哀節
度軍次代陂爲石遵將克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
不撓爲賊所害哀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畧虧損
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不許使
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虎新死其國大亂遺戶
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帥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

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一歲
盡哀以遠置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
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
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謚曰元穆

唐吳淑

吳淑章敬后之弟代宗立擢太子詹事濮陽郡公建
中初遷大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
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及盧杞白志
貞皆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佇當效順
得大臣一人持詔往諭泚泚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
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
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
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
下無犯難者卽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而泚

僭逆故留淑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謚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平官庇其葬

宋楊次山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曾祖全以材武奮靖康末扞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官仕東南家于越之上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補右學生后受職官中次山遂霑恩得官積階至武德郎后爲貴妃累遷帶御器械知閣門事丐祠除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后受冊除福州觀察使尋拜岳陽軍節度使后謁家廟加太尉韓侂胄誅加開府儀同三司尋進少保封永陽郡王南郊恩加少傅充萬壽觀使致仕加太保授安德軍昭慶軍節度使改

封會稽郡王次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嘉定十二年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追封冀王子二人谷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克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字介之乾道間入武學以恭聖仁烈后貴賜第慶元中補承信郎差克閣門看班祇候尋帶御器械嘉泰四年克賀正旦接伴使時金使頗驕倨自矜其善射石從容起挽弦三發三中的金使氣沮嘉定改元除揚州觀察使知閣門事進保寧承宣使久之授保寧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進封信安郡侯十五年以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皇

子竑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反以告后終不聽谷等拜泣日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從禍變必生則楊氏且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是爲理宗授開府儀同三司克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世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槩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繇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蚤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

手乃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遠及漢唐
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日撤簾進
石少保封永寧郡王以壽明慈睿仁福三冊太后寶
進至太傅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恭聖祔廟除
太師兄谷疑於辭受石力言曰吾家非有元勛盛德
徒以恭聖故致貴顯曩吾父不居是官吾兄弟今偃
然受之是將自速顛覆爾矧恭聖抑遠族屬意慮深
遠言猶在耳何可遽忘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
屬疾除彰德集慶節度使進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
贈太師

宋李遵勗

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
冰雪間馬逸墮崖下衆以爲死遵勗徐起亡恙也及
長好爲文詞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尚萬壽
長公主初名勗帝益遵字升其行爲崇矩子授左龍
武軍附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下嫁而所居堂甃或
瓦甃多爲鸞鳳狀遵勗令錢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
之帝歎喜遷宣州觀察使求補郡自試出知澶州遷
寧國軍節度使知許州後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事
求山林號詔不許初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

人有何言遵勗不答太后固問之遵勗曰臣無他聞
但人言天子旣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
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嘗上三說五事以
論時政晉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多干預國事太
后崩遵勗密請置之別院出入伺密之以厭服衆論
其補助居多類此所居第園池冠京城嗜奇石募人
載送有自千里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
士大夫與宴樂師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及知許州
莫億之慕慟哭而返又與劉筠均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
通釋氏學將死與浮圖楚圓爲偈頌卒贈中書令謚

日和文有閒宴集二十卷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九



所藏書

8